

作为曾经的地产营销标杆人物,2010年,王胜江曾在SOHO中国创造过238亿元销售额的成绩,至今无人超越。如今,40岁的他重新出发,一头扎进了创业圈。

王胜江:不惑之年再出发

■本报记者 张晶晶

2015年4月19日,前SOHO中国副总裁王胜江与洪泰基金俞敏洪、盛希泰共同创立洪泰创新空间。7月,洪泰创新空间正式启动。这是一个不同于以往的孵化器的创客空间,也是一种新的创业生态。

初冬的一天,《中国科学报》记者在洪泰创新空间采访了王胜江。到达时他正站在入口处发脾气,起因是空间不够整洁、导引标识不够明显。

“整天说为创业者服务,这样的小事都做不到,怎么服务!”

王胜江并不避讳自己的脾气火爆,因为在服务创业者这件事情上,他完全不允许打折扣。

给创业者一个家

王胜江是洪泰创新空间的创始人,但是“洪”是俞敏洪,“泰”是盛希泰,看起来跟他并没有什么关系。

“不少人问过我这个问题,名字不重要。”原本预定好的采访时间因为王胜江和创业者的“创业早餐”——事实上只谈项目,连杯水也没看到——延迟,变成了在他前往下一个会议地点的车上进行。对于名字的问题,他这样回答。

硬要分的话,留给他的似乎只有“创新空间”四个字了。之所以叫“创新空间”,而不是“XX咖啡”“XX孵化器”,王胜江给出的理由是因为觉得空间是一个充满想象的概念,“没有束缚,自由自在,包罗万象”。

“洪泰创新空间就是给创业者无限的想象空间和发挥自由,这是一个有物理空间的创业服务平台,不仅仅是提供场地,带有创业创新的元素,更是创业者的家。”

王胜江解释说,年轻人离开家创业,在创业路上他们需要有一个家,而把创新空间打造出家的感觉,是他身为创始人兼CEO最重要的目标之一。听到这里,似乎也不难理解他为何会因为环境不够整洁这样的小事大为光火。

“家的概念是精神层面的东西。人在社会上单独跑的时候就跟沙漠上是一样的,没人管你,水你自己找,路你自己找,弄不好你找半天还渴得不行,完了还要睡沙漠里。因此我觉得最主要的是创业者需要一种归属感,一种精神支撑的家。我把创业称为一种生活方式,一种

精神修行。”

蔚蓝洪泰创新空间位于望京,由健身房改建而成,面积接近2000平方米,被打造成开放式办公空间,划分为多个区域,包括健身空间、休闲空间、“必 to C”会面室、“心三板”聊天室等。借由这些功能的设计,王胜江希望传播“创业是一种生活方式”的理念。在洪泰创新空间,创业者既可以办公、成长,也可以接触到一流的投资者、上下游合作伙伴,更可以健身、休息,在繁忙的创业中保持身心健康。

做创业服务运营商

10月26日,洪泰创新空间与AA加速器正式宣布合并;同一天,京东智能宣布将与合并后的洪泰创新空间、AA加速器进行全方位的合作。整合后,洪泰创新空间、AA加速器配合洪泰基金,将完成“空间+加速+基金”的完整生态链,力图打造中国的 WeWork+YC 结合体。

在发布会上,王胜江表示,孵化器和创客空间行业需要再创业和颠覆性创新,如果不能给创业者提供深入、落地的服务,他预测未来1年将有80%的创客空间和孵化器面临关门境地。

他强调未来孵化器的角色必然要“从形式走向内容”,真正为创业者服务。创业者与创新空间的关系并非是租客与房东的关系,而是合伙人关系,“创新空间并不是房地产平台,而是创业服务平台”。

在SOHO中国一路从基层员工做到营销副总裁,王胜江对于“服务”二字的理解异常深刻。“客户来买房子,从推门进来到落定签约的每一步都是有讲究的,为创业者服务也是这样,在洪泰创新空间我讲1+1+1+N,说得就是要将资源整合、分享,把创业者、投资人、创业服务机构、上下游连接起来,构建一个完整的创业生态。”

中年再出发的王胜江本身其实也是一名创业者,他的创业生活和不少创业者一样,忙碌到了接近疯狂的境地。早上6点起床,8点左右到空间,和创业者吃早餐、聊项目,接着是马不停蹄地奔波于北京乃至全国各个创业大本营。

聊到日常行程,坐在前排的助理小郝说:“王总一天平均基本上要见11拨人,没有什么

周末和假期的概念。”

在资本寒冬中,洪泰创新空间不退反进,多家新店开张,动作频频。王胜江强调,创新空间应当以投资人的角度看项目,关注创业项目的商业模式、团队、用户,为创业者提供“肌肉”。

最欣赏狼性创业者

聊到自己欣赏的创业者类型,王胜江的回答是“有大脑、有四肢,执行力强,一个人可以干十几个人的事儿”的创业者。用一个词来形容的话,那就是“狼性”。

他把洪泰创新空间比作是“狼性训练营”,用3到6个月的时间来培养创业者的狼性。在这个时间段里,采用优胜劣汰法则,将一些不太合格的创业公司淘汰出去。王胜江希望通过这样的方式,实现入驻项目的快速快出,希望创业者和他们的项目能迅速变强变大。

记者采访当天,和王胜江一起“早餐”的项目是关于皮纹心理方面的一项应用。用指纹来分析人的性格特征,对于职业发展、商业合作等方面给与建议,这多少听起来有点点方夜谭。王胜江充当客户体验了一把,之后直言不讳地指出创始人之一太像“大仙儿”,“这个东西一定要强调其科学性”。事实上皮纹心理研究已经有了长时间的积累,但对于普通大众来说仍然相对陌生。虽然该项目目前已经取得了不错的成绩,但在未来要进一步发展,确实面对着如何扩大用户的问题。

站在投资者的视角,王胜江说自己更喜欢“一些有小毛病的项目,这样成长的空间会



王胜江

很大,我们也能做些弥补”“总有人说创业者要把思路梳理清楚,在我看来创业就是不停地梳理思路。”

在王胜江看来,创业不怕做小,就怕做大,越小众、越垂直,越有前途。将所有精力集中到一件事情上,更容易成功。对儒、释、道颇为亲近的王胜江很喜欢引用一些佛学故事说明问题:“了生死,生活得才能更有意义,知道该做什么。”

关于未来,王胜江说自己应该不会离开创投圈。“现在的淘宝解决的是买得便宜、买得便利,京东解决的是买得便宜、买得便利,买得放心,未来的模式将是买得便宜、买得便利、买得放心、买得精致,马云的时代不会过去,但是淘宝的时代可能要过去了。”王胜江预测在资本寒冬之中更有可能诞生下一代能替代BAT的独角兽,“肯定是垂直于精致、品位、信用的行业”。

一周人物

范绪箕(102岁中国无人之父逝世)

11月21日,我国航空教育的重要奠基人、空气动力学研究的先驱者之一、上海交通大学原校长范绪箕先生病逝,享年102岁。



范绪箕1914年1月5日出生于北京,1935年从哈尔滨工业大学机械系毕业后赴美留学。在加州理工学院求学期间,他师从世界航空科学泰斗冯·卡门教授,与钱学森五载同门,租住一住房。在抗日战争最困难的阶段,范绪箕回国。除在航空研究所工作外,还先后在浙江大学、清华大学任教。1945年,他在浙大筹建航空工程系。他自己设计图纸,自己出资买材料,师生一起动手加工,建成了中国第一座3英尺低速风洞。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范绪箕奉命主持中央大学、交通大学和浙江大学三校航空系合并及筹建华东航空学院的工作。1955年,他被评为当时中国航空院校中唯一的一级教授。1980年,他就任上海交大第36任校长。

范绪箕是最早提出研制中国自制无人机的科学家。晚年时,他挑战了“人类从事科研年龄的极限”,100岁高龄时仍在辅导学生从事研究。

陆婉珍(92岁中国石油分析领域开拓者逝世)

11月17日,我国著名的分析化学家和石油化学家、我国石油分析领域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中国科学院院士陆婉珍病逝,享年92岁。



陆婉珍自幼受到良好的教育,先后在常州女子师范附小、重庆南开中学读小学和中学。从重庆中央大学化学系本科毕业后,于1947年留学美国。1955年回国后,陆婉珍被分配到石油工业部负责筹备石油科学研究所分析研究室,从此与石油分析结下不解之缘。在她的努力下,逐渐建立了一个门类齐全、人员配套和方法先进的分析平台。这个平台使我国炼油工业装置生产过程中遇到的许多技术问题得以解决,同时也为炼油新技术的研发提供了不计其数的分析数据。

陆婉珍长期从事色谱、核磁共振、炼油化学剂、光谱等分析学科的研究工作,她的所有科研成果几乎都在实际生产中得到了应用,其中不少技术都有鲜明的创新性,达到当时的国际先进水平。

陆婉珍的丈夫闵恩泽是我国著名的石油化工催化剂化学家,被誉为“中国催化剂之父”。

杨军(北航副教授研究让虫子吃掉白色污染)

近日,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杨军研究组和江雷院士、美国斯坦福大学吴唯民高级研究员、深圳华大基因公司赵媛博士等,继2014年12月发表《蜡虫肠道微生物降解聚乙烯》的论文后,再次在国际环境科学与技术领域顶尖期刊《环境科学与技术》上发表论文,首次以全面证据揭示了黄粉虫啃食降解聚苯乙烯(塑料泡沫),将其完全降解矿化为二氧化碳、同化为虫体脂肪的过程,同时证明是其肠道微生物起主导作用。



杨军认为,他们的研究最大的意义在于给社会提供了一种塑料降解的途径,一种从无到有的可能。

该项研究的灵感来源于十年前遗忘的一包小米,当再次发现时,小米生出了蠕蠕的虫子。正是这包满是虫子的小米,给了杨军灵感。当时他正在北航材料学院创建环境工程研究生生物科技,“我仔细地翻了翻橱柜,碎片很少,那就有可能是塑料被吃掉降解了,我觉得很兴奋。”这种虫子就是蜡虫(印度蠕虫)。后来,在研究生的帮助下,杨军开始了“让蜡虫吃掉塑料薄膜”的实验。

周公度(北大教授状告化妆品公司)

前段时间每晚8点半,央视八套会播放一段化妆品品牌法琳卡15秒的广告,这段广告不断重复着“我们恨化学”这句话。



该广告近日遭到了《结构化学基础》的作者、北大教授周公度的状告。他表示,这是一则广告,毫无基本科学素养,反科学、破坏化学教育。

周公度的“诉状”引起了不少网友的共鸣。有网友表示,未成年的孩子们会把这句话演绎得更远,比如我们恨数学,我们恨物理,我们恨英语……苦了基础教育的老师和班主任。还有网友表示,一切生命的存在都依赖化学,再怎么强调天然护肤品归根到底还是化学物质。

周公度在北京大学主讲结构化学基础课近20年,一直忙于传道授业著书立说,对“窗外事”并不多过问。这次之所以义愤填膺,是因为在他看来,“一切生命的存在都依赖化学,化学是一门重要的自然科学,但很多人不了解化学,‘我们恨化学’这种说法通过拥有上亿观众的电视台放大后,将给化学教育带来不可低估的社会负面影响”。

(栏目主持:周天 图片来源:百度图片)

文质朴素 行者无疆

■本报记者 张晶晶

科普人



路明

路明是谁?物理学博士,华东理工大学物理老师、健身教练、资深驴友,App“ONE”一个“常驻作者”。他是“后排的路明”,最近出版了一本新书,叫《名字和名字刻在一起》。

后排

《中国科学报》:为什么是“后排”的?后排对你来说有什么特别的故事和意义吗?

路明:因为个子比较高,初中之后一直坐在教室后排。等上了大学,也依然习惯性地坐在教室后排座位,想听课就听课,不想听课可以睡觉看小说。后排有我的记忆,有我的兄弟,也有我虚度的时光。

很久以来,我观察世界的视角,来自教室的后排。等我当了老师,站上讲台,看到后排那些嘻嘻哈哈、歪歪扭扭的男生(女生很少会坐最后一排),不禁莞尔,就像看见了当年的自己。

《中国科学报》:如果用三个词来形容自己的话,会选择哪三个?为什么?

路明:第一个是“轴”。考大学,很多人奔着金融、管理、软件这样的热门专业去,我的第一志愿是物理。找工作,有机会进外企,或进机关当公务员,最终选择做老师。写文章,有圈内人建议我多写玄幻、穿越以及青春爱情小说,容易火,好赚钱。我笑笑,依然故我。

人生路上,我一直是个逆行者,从来只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像程序一样坚持,像单细胞动物一样执着。事后证明,我的很多选择是错的。即便如此,我也心甘情愿、一意孤行,愿赌服输,屡教不改。

第二个是“守”。我听老歌;看电影;喜欢的书会反复读;运动鞋只穿耐克;手机一直用诺基亚;相同款的袜子买二十双;一样的T恤买十

件,天天换着穿。以致有学生问,老师,你从来不换衣服吗?

选择太多,而我不愿去选择。在这个缤纷的世界里,我愿做一个像素,守着自己。简单就好,本色就好。

第三个是“野”。不愿循规蹈矩的生活,所以才旅行、写作,所以才渴望不一样的人生。心野,但没有野心。

许先生

《中国科学报》:新书《名字和名字刻在一起》中,如果只推荐一篇,会推荐哪篇?

路明:《许先生》。凌晨三点,写到许先生那段,抑制不住的泪水。伏案痛哭了一场,然后擦干眼泪继续写。

许伯威先生是我大学《量子力学》的老师,上他课的那个学期赶上“本科教学评估团”前来视察,学校极为重视。一天上午许先生正在上课,一位教务处长冲进教室,揪住一位正趴在课桌上睡觉的学生,要记他的名。

我听见许先生的声音:“请你出去。”领导愣了:“这不,我给你整顿课堂纪律呢。”

“那么,请您尊重我的课堂。”许先生顿了顿,一个字一个字地说,“我不希望学生上课睡觉,但我捍卫他们睡觉的权利。现在,请你出去。”

领导脸憋得通红,犹豫了一下,怏怏走了。掌声雷动,经久不息。今天想起这句话,依然抑制不住热泪滚滚。没错,我就是那个上课睡觉的本科生。

从那日起,我没在许先生的课上开过一分钟小差。期末成绩就是吧,是我四年本科的最高分。

我们是许先生教的最后一届学生。一年后,我直升本校研究生,后来又读了博,成为一名高校教师。

现在在我的课上,我坚持不点名。我对每一届学生说着许先生的话——我不希望你们翘课,但我捍卫你们翘课的权利。

意味着什么。一个粒子轰击了另一个粒子,一个波经过了另一个波,抑或是一个量子态纠缠着另一个量子态?我只知道,在那样一个时刻,有一个人,一句话击中了我,照亮了我,改变了我前行的方向。

《中国科学报》:你如何看待教师这个职业?

路明:教师就是一种职业,三百六十行之一。和别的职业一样,靠本事吃饭。教师是最普通最正常不过的人,无须被神化,也不必矮化丑化;发不了横财(贪污科研经费者另说),也不是越穷越悲情越好。

职业本无高下卑贱之分,但教师有其特殊之处。“传道授业解惑也”,除了言谈,还有身教。一个教师的言行举止会影响到学生的成长——如同放大镜,高尚者恩泽更大,卑下者伤害更深。

我欣赏莫言的一段话:所谓的分数、学历甚至知识都不是教育的本质,教育的本质是:一棵树摇动另一棵树,一朵云推动另一朵云,一个灵魂唤醒另一个灵魂。

那么,我愿意当这样的一棵树、一朵云、一个灵魂。

四个身份

《中国科学报》:物理老师、作家、健身教练、资深驴友,四个身份带来最大的乐趣是什么?这四个身份如果要逐个放弃的话,会如何排序?

路明:物理老师和作者(从不认为自己是作家),带给我思辨的乐趣;背包客和健身教练,带给我身体的乐趣。

这四种身份是我不同的侧面,合起来才是完整的一个。正如磁铁的N级和S级,无法分割。毕竟目前尚无法证明存在磁单极子。

《中国科学报》:身为作家和老师,收到过的来自学生和读者最难忘的反馈是什么?

路明:“在你的文字中看见了自己。”

“老师,这次考试我挂了,重修还找你。”

《中国科学报》:写作的灵感来源主要来自什么地方?

路明:始终记住,自己是个业余作者。有灵感就写,没有灵感坚决不写。不去想发表,不去想出版,不去想遥远的文学奖。写作只为表达内心,而灵感来自真实的生活。当初一件寻常的小事,多年后想起,可能会有特别的意味。

聊聊未来和欣赏

《中国科学报》:未来有何旅行、写作或者其他的人生计划?

路明:40岁之前,登顶一座海拔7000米以上的雪山,暂定慕士塔格。没有写作计划,但有阅读计划。从前看翻译的作品比较少,之后会有意识地补齐。

《中国科学报》:未来有写科普的计划吗?物理怎样会变得比较有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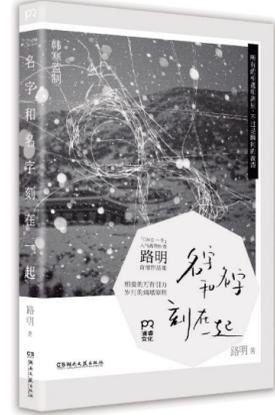
路明:科普需要更深厚的积淀,不仅是物理的,也是文学的。这或许是我将来写作的方向。物理本身是有趣的。身为物理教师,只需要把这些有趣的事情告诉学生。

《中国科学报》:你最欣赏的物理学家和作家是谁?

路明:霍金和史铁生,两尊轮椅上的图腾。霍金留下《时间简史》,史铁生留下《命若琴弦》,配得上命运赐予的苦难。他们都是遥远的鼓舞过我的人。

《中国科学报》:你目前正在读或者希望推荐给大家的书籍或者电影有哪些?

路明:《繁花》,关于上海的文字,这篇最过瘾;《情书》,关于青春的流逝,这部最感人。



《名字和名字刻在一起》